

青淵文庫

第 第 共

架 號 冊

孔叢子

詰墨

漢劉向撰

孔叢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

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

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

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

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



讀本記

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
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
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
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
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
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

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
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
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
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
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卽漢志所謂
孔甲盤孟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

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
田蚡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蚡
著盤孟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
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
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
書東京始行謂爲盤孟書則不可知

其自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贊
而刻之丁丑夏日大梁李燦志

孔叢總目

卷上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雜訓

居新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下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獨治

問軍禮

答問

目錄終

孔叢卷上

漢 魯人孔鮒著 黃之堯閱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
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
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
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
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
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

止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

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大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紉織經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幸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令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

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輶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免戰而
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旣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
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
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
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
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
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
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
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
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
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
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
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

謂皇極美倫之度

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

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子夏讀書旣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

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
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
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
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
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
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
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闢其門而不入其室
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

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
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
我曰敢問禋子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
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
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
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榮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
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

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旣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

上甲微

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

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

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君僖公功德前行

或作前列

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

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

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威威顯民

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

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則服刑

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

張問書云莫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

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

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

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此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姜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誠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

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卽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亦可乎魯哀

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

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
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
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
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
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

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照乎答曰然同寮有相

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
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
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
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
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
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
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
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

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
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卽所
以失之也人旣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
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
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
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
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
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

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
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
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
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
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
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
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
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

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率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

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義將
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
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
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
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
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
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
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

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
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
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
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
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
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
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
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
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

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
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
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
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
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
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
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
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
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
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
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
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拆民維
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拆之也夫無禮則民
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
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
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

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
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
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
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
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
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
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
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
之俗男女無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
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
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
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
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
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
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
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

則上盜息

上盜猶然大盜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

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

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

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

者能遠

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

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

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

以爲德也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

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

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

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爲肯災適爾旣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

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

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

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

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

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

卷上

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一作剋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爲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

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

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及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彼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假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

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

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

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

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

周其所察聖

人難詰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

犢與竇棼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使鄢遂爲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玳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

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邪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

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

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剡

施其阪

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

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

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

題顧也泰山謂魯也

鬱確其高

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

惟以永歎涕竇潏潏

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

楚王使使奉

金幣聘夫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

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

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

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

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

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

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

鷹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

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

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

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

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
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歿吾道窮矣乃
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

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
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

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
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

矣

縣子問子思曰

縣子名瑛魯人

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

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
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
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
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
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夾夫舍玦珮婦
女含珠璣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

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

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

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

季康

問於夫子

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

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

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

之道然也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

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

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

之也子思答曰以叔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

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

以虛飾之教又非叔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

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

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

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

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

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

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

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

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

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
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皆文王舍適而
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
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
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
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
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
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
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
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
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
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
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
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
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
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

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
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
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
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
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
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
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

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眉
非後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
八尺有奇面頤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
體或折臂望視或禿背偻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
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
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後徒患德之不邵
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
爲公之尊而宮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
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

年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

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

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

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

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

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

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

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畱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

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

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

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

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

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

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 子張 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

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

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

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

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

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

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

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

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

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

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

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修齊而從之者

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

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

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璣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千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

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
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
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
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
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
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
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
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生之道於子何病而

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
於祖禘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
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
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
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于上
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
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
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
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

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
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倍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
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
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
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
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廟用
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
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

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
王者巡狩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
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
其禮與巡狩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
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

數本皆作潛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

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

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叁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

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

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

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客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忍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

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
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
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
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
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
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
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

參之

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

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
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
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
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
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
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食以死餌
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
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
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

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

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

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疵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旣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

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旣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祥曰

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本或作朱春秋作戊

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

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

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

衛敬公

先生魯國之

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彼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

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

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

禁或作忌
怨或作懼

故明於死生之分通

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上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

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

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墓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

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

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

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

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

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

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

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

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

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士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交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父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

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俛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俛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旣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

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
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
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
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
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
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
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
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
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
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僂子思
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卷下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及之立係

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

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
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
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
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
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
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

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
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譎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
自明之豈在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
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鵠退
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鷦鷯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
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緇斃牛立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
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
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未子探其
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
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
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有
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
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
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
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誚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二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麕屨

嬰扇也

見平原君君曰

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一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

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

攝取也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

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

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

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

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

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

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

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

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卽敵此

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

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廐

魏人

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

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廐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槩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廐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在司馬父

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於今燕以詐破父是父不能於詐也臣之稱父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父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父

對魏王第十三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釐王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

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疎自疑自疑上之疎已也嬖臣

以遇微幸者內則射令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

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

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驚驥同轅伯樂為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

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

眾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

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

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

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

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

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間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

也人主疾臣之弱已而惡之貪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六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
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
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不齊
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
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
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
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
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
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
以管穆爲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四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爲相

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

之子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爲治

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
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
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

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若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隣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鋌鋌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銅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焉王曰火浣之

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玩
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
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
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
可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
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
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
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山

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
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
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
子者乎吾將舉以抔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
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
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葬問鄒
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
曰善子順問之聞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
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

大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聞
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
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
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
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
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隣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旣賓之
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
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

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

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

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

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

則有酒醪五熟

五味也

此卽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

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

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

之用將廢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

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牧產

魏人

問子順曰臣匱於財

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閭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迪富當畜五牴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者也東里問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

於子順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

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
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卽所
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
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 魏人見子順曰他困
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
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
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
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
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

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
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
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
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
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
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
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
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
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
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
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
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官他曰循先生之言舍
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
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
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
魏人以告且曰夫不言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

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
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
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
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
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人謗誦曰麇裘
而芾投之無失芾之麇裘投之無邨及三年政成化
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
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
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

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五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

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

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
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
賈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爲
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
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
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十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
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
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日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
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
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
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
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
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
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
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
敵倂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

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隣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

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固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

引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歎曰不

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人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殯於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答

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
 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
 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
 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
 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
 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閔王為太子此王能
 時嘗質於秦
 使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斷地不
 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
 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

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
 身尊秦以固嫪毒王是以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
 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
 主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
 矣按此策甚味
 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六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
 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

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

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一作有大丈

梗

有大丈

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卽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

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下不服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 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 禮忌日不樂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

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

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
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
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
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
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
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
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士田是失國而更受
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

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鵠
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鵠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
子順曰必辭之禮隣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
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
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
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
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
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

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

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恠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

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收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獨治第十七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二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崇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

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亦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管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

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

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

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

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

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

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

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

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

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
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爾又使謂子
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計不義子
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
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
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
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兵待之長揖不拜
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

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慚焉遂適
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
啟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
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
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
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
願先生脩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
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
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

已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
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
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
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
對曰先生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
之以姓而無別醪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
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
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
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
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
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十八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荅曰天子有
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
軍師武人於朝簡練傑俊在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
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桴北面而誓之誓
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
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

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
學以受成然後乃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齋車遷
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
帛皮圭告於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
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
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
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
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

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於上帝然後即敵
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於
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
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
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
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
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若士一命則卒奠歛主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

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誠告大季於群吏用備樂
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
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人
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卽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
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於祖以詔之大將先人
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
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
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
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丞所頒賜於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
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
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
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办
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君敗則驛
騎赴告於載纛韞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
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
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
右負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

禮田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十九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民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持久歷遠遇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鑒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羣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昭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
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
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
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
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
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
也武臣父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
之博天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
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
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
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
定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
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胤備爲三
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
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
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

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
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

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
先生以爲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
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
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
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
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
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東則左史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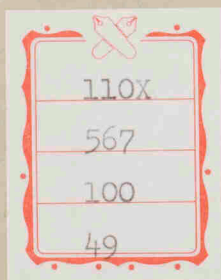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
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
中之事不得拾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羣俗使人入道
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
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
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人關以誅秦秦
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
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
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

惑而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我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

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山者其力扛鼎技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蹠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憊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

輕一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
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
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子
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
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
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卷下終



110X

567

100

49